

華杏機構叢書

# 護理生涯札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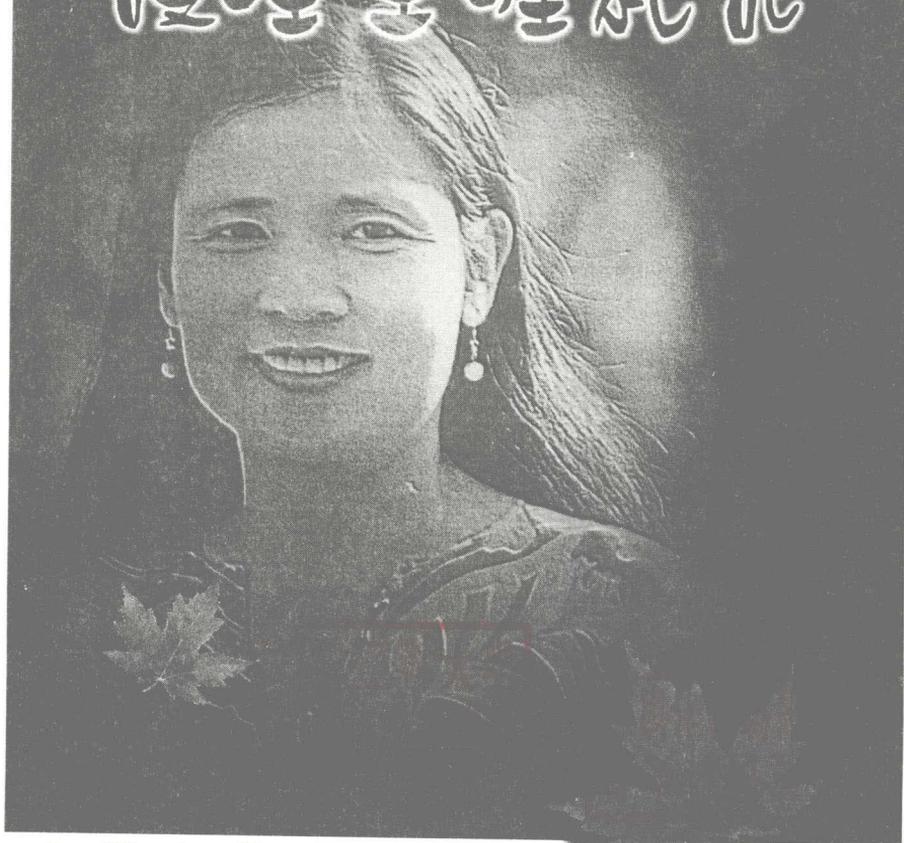


台灣大學護理碩士  
前中臺醫專護理科主任暨副教授

胡月娟 著

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# 護理生涯札記



台灣大學護理碩士  
中臺醫專護理科主任暨副教授

胡月娟 著

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

## 序

人是護理千古不變的主體，由與人的互動中豐美了護理的生涯。「護理生涯札記」這本書，記錄了十年來自己穿梭於護理教育、臨床與研究三領域的行跡。

回顧這些與學生、病人接觸的點點滴滴，始體悟「今日誠摯的互動是來日溫馨的記憶」。重讀這些曾觸動自己心弦的故事或整理發表的專業文章，讓自己漸漸掀開了護理的面紗，認識了護理是門科學與藝術的涵意。

在面對病人所表現的種種生命情境，護理人員盡心力的與其共泛生命之河，共划情緒之舟，愈發體驗出護理的角色功能。

審視這些心情故事所化成的案頭上的幅幅山水，慢慢領悟出學者薛爾敦自尼加拉瀑布的壯闊中所體會出的人生哲學：「當我們觀看那瀑布下的平靜河流，可是經歷了壯麗的山谷，才能奔向安詳的大海；所有曾經的波瀾和險伏，卻是造就風平浪靜的必要條件！」

祝福各位讀者，不論您身處何種專業領域，都可以是一分良田，勤加耕耘，即可綻放人間心蓮。也要謝謝蕭董事長，讓我有機會「凡是走過的，必留下足跡」。

胡月娟

1997年6月25日



## 目錄

### 第一篇 臨床手札

- 3 勞勃的故事
- 6 珍妮的故事
- 9 野地裡的一朵小白花
- 12 我在這裡
- 14 關懷要及時給予
- 17 我不是位失語症患者
- 20 瀕臨死亡的覺察力
- 22 護理的路上我和您
- 25 是她撒下了種子
- 27 我的船是如此小
- 29 陪病人度過漫漫長夜
- 31 學問在病人身上
- 33 當重症護理碰到安寧照護時
- 36 走，去發現護理豐美的一面
- 39 談護理專業的認同危機
- 45 現今護理專業所面臨的挑戰
- 53 從「經由護理研究追求最佳健康」談起
- 57 如何讓社會大眾認識護理



- 60 護理人員如何協助護生做臨床實習
- 64 護理科學與藝術層面的再省思
- 66 泛談護理專業的實務運用
- 68 請將案例分析融入護理教學中
- 70 淺談瀕死的照護議題
- 75 好奇心與護理專業——一個發人省思的問題
- 82 溫馨護理心
- 86 好護士、好老師、好研究者三合一
- 91 全血球計數值後所隱含的意義
- 97 癌症復健的新趨勢
- 102 罹患癌症的青少年所關切的議題——性與生殖
- 109 慢性病引發的社會心理衝擊
- 113 當病人面對化學藥物療法時
- 116 罹患癌症與因應之道——病人的經驗
- 121 配偶如何從照顧慢性病患者的負擔中走出來
- 124 成年癌症病人的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
- 131 我需要關懷性的支持——癌症病人家屬的觀點
- 136 慢性病患者為人忽略的社會心理需要
- 141 提升慢性病患者生活品質的理念



145 癌症病人所感知到的隔離含意

149 癌症病人與希望

155 罹患癌症與重返工作崗位

160 如何面對癌症病人的性問題

168 如何協助慢性病人的適應住院

174 慢性病人的因應策略

180 適應糖尿病——一份全天候的工作

## **第二篇 帶實習札記**

193 夢向北行——給楊美珠老師

195 坦白乎？隱瞞乎？

198 老師！我的病人叫我走開

200 我有話要說——給即將出去全年實習的護生們

203 白衣天使呀！請聽我細訴

207 淺談衛教

209 當妳面對疼痛的病人時

212 專業護士理想的特質

214 護理從業人員的成長職責

217 請勿持有色眼光看病人

220 請勿讓他(她)孤單的面對死亡

222 徬徨路真能縮短嗎？



225 藥物的交互作用(Drug Interactions)

### 第三篇 楓城隨筆

231 也是一種心情——給護二甲全體同學

233 這是×××說的，但不是我想的

236 一種經驗

239 爸爸的眼淚

242 談病人與醫護人員間衝突的癥結

245 談預防性保健行爲(Preventive Health  
Behavior)

251 癌症與貧血

260 癌症與健康

266 壓力與癌症

272 我是一位癌症護士

282 每日一帖：笑

284 大陸記行

300 武陵走呀！走呀！來了！

304 登玉山，妳能嗎？



第一篇  
臨床手札



## 勞勃的故事

勞勃是癌症病房內的患者。由於放射線治療無效，醫師為他施行全喉切除術，以移除惡性腫瘤，而他再也無法發出說話聲了。

第一天接病人時，我先介紹自己，然後耐心的等待勞勃試著對我說些什麼。當他以唇形表達出我無法瞭解的字眼時，我看到突出於其頸部的氣管造瘻管顫抖著。最後我告訴他：「用寫的好嗎？」。他答應了。從此我倆之間的溝通，就靠白板與簽字筆來維繫。

在勞勃長期臥床期間，他以做手工藝為消遣。看著他將線穿進穿出，漸漸的變成一幅美麗的圖案。勞勃告訴我這是要送給哥哥喬治的聖誕節禮物。

我也將家中我自己做的手工藝品帶來醫院，讓勞勃欣賞。之後我放假二天，再回醫院上班時，就有同事告訴我，勞勃要立刻見我。當我站在他床旁時，他交給我一漂亮的編織鑰匙圈，然後伸出一根手指，繼而四根手指，最後是三根手指。我搖搖頭不懂其意，他拿起板子與筆。寫道：1就是我(I)，4就是愛(love)，3就是你(you)。我感動的擁抱住他說：「謝謝您！」

勞勃的身體狀況一直轉壞，「病危」的標識貼在其病歷上。我去看他，他寫道「您是否聽說了，已無任何更好的方法了。」我沈默的點點頭，握住他的手。淚水滾落其面頰，沾濕了枕頭，他將我的手抓得更

緊……。勞勃的病況日益惡化。他的雙眼腫脹，眼瞼浮腫的近似透明。由於頭部水腫，連眼鏡也不合戴了。他的臉頸部逐漸變大，身軀愈發瘦小。嗎啡注射只能解除他部分的疼痛。

勞勃與我之間的對話（書寫）愈來愈短。有一次，他緩緩的寫下：「我哥哥喬治跟他太太剛剛來過。嫂嫂她看到我後立刻掩面步出病房，因為他先生也罹患癌症在身。」

次日，當我進入勞勃房內時，我看到喬治無言的坐在角落。我決定不打擾他們，所以不發一言的步出病房。因為此刻正存在著二位身患癌症的兄弟，而其中一位正在目送著另一位步向死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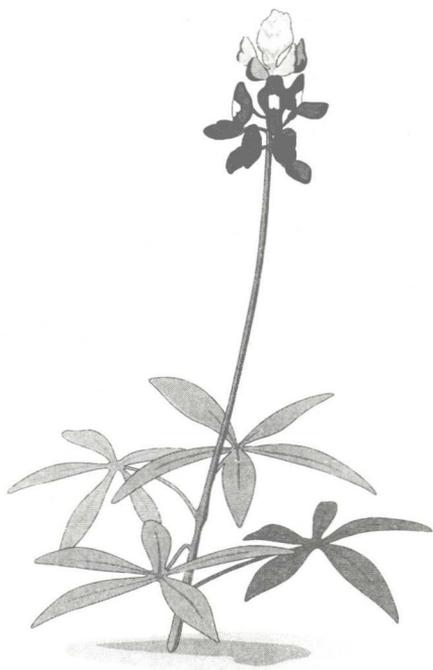
幾分鐘後，紅燈亮了，我急忙到勞勃房間。他寫著：「我好痛，需要打針。」雖然嗎啡緩解了他的疼痛，血還是從他頸部的傷口開始滲出來。我更換敷料，並加蓋棉墊。喬治尾隨我步出病房，他說：「我弟弟無法度過今晚，是不是？」當我點點頭時，淚水充滿了他的眼睛。

這天晚上，時間過得特別緩慢；勞勃傷口上敷料的更換次數，愈來愈頻繁。就連我在離他二間病室遠處，都可以聽到他透過氣管造瘻管的用力呼吸聲。

午夜過後，我悄悄的進入勞勃房間，想如往常般的在白板上留下「再見」的話題。我看到白板上已寫著「1-4-3」（我愛您）。

檢查他的脈搏，脈動已漸趨消失。勞勃的掙扎終於結束了。

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常會想起勞勃。他所給予我的  
美妙訊息，一直在我心中激動著我，讓我願意去傾聽  
我的病人，就是當他們無法說話時亦然。



## 珍妮的故事

珍妮是位年輕的白血病患者，自18個月前確立診斷後，她已歷經無數次的化學藥物治療。目前她仍在接受一種新藥治療中。她的丈夫喬伊，每天都會來看她。

他們有一位七歲大的女兒，夫婦倆決定不讓小孩來醫院，因珍妮怕小孩會被她的禿頭、失禁、水腫、全身性瘀斑所嚇著。喬伊是珍妮與女兒間唯一的溝通橋樑，所以喬伊的來訪愈發珍貴。

珍妮的呼吸狀態嚴重惡化，需採人工呼吸器。她惟一可利用的溝通方式就是寫字，隨著心智狀態的轉壞，她所寫的字很難為人所辨識，使得我們更難獲悉她的需要。

最後，醫師告訴珍妮與喬伊，在醫療處置上已無能為力了，儘管用盡所有新開發的藥物，珍妮的白血球計數仍持續上升。

由於水腫情形嚴重，我們取下珍妮的結婚戒指，將它交給喬伊。但在醫師宣佈壞消息後，珍妮就告訴喬伊，她想持有其結婚戒指，所以喬伊就還給了她。

有一天晚上我值班，白班護士已跟我交班珍妮在白天的情形：她十分不安，一直想把呼吸器拿掉；她所寫的字別人根本看不懂。珍妮病歷上有視需要給予鎮靜劑的醫囑。我想先試試看能不能讓她安靜下來，

若不可能，再給她鎮靜劑。

此時，喬伊已離開醫院去吃晚餐。我做完初次評估後，發現珍妮仍十分不安，手中一直抓著結婚戒指，我打電話通知呼吸治療室，請他們來檢視珍妮的呼吸器，是否因功能不好，而使珍妮一直想取下呼吸器。結果証明呼吸器功能良好；我執行神經學檢查，結果仍是沒有改變；想想或許是持續發燒所引起的不適，我又為她做了床上擦澡。

儘管我盡力了，珍妮仍舊無法鎮靜下來。最後，我打電話給值班醫師，值班醫師也找不出有什麼問題，他建議為珍妮注射鎮靜劑。

我找了一位同事幫忙，為珍妮改變姿位、翻身，我想若還是無效，再給她鎮靜劑。

翻好身後，珍妮的手開始在半空中揮動，我告訴她我不懂她的意思，請先鎮靜下來，我才能幫助她，她指指寫字的白板，我問她需要寫字嗎？她點點頭，我拿粗的簽字筆給她，以方便她握住，我支撐住白板，她開始緩緩、吃力、聚精會神的完成了一個句子：「喬伊，我愛你！」

然後她交給我結婚戒指，把頭轉向一側。在我的班別內，她都安靜，不再呈現混亂狀。

之後，我將結婚戒指，與珍妮內心的話語轉交喬伊，他哭得令人心碎，我握住他的手，只覺淚水滾落面頰。

我常會想，若我不加思索的給予珍妮鎮靜劑，我將永遠掩埋了珍妮最後的心底話。當我們讓她表達後

，在喬伊陪伴下，經過數日，她平靜的過世了。

這個護理經驗告訴我，若一不經心，我們很容易就會關閉了病人的溝通之門，不論我在何處，護理病人時，我一定會將同理心擺在給予鎮靜劑之前。



## 野地裡的一朵小白花

她十幾歲時就罹患乳癌，歷經手術、化學藥物治療、放射線治療等痛苦的過程；乃至於今的全身性轉移，使她疼痛得需竟日臥床。胸腹部腫瘤糜爛所流出的分泌物，那股惡臭讓人不敢接近她。她母親已經改嫁，父親酗酒多年，根本拿不出錢來讓她就醫。恆春的這家基督教醫院收留了她。

每位護理人員一接近她，她就說：「妳趕快走吧！」她很怕別人受不了她身上的惡臭。她最害怕擦澡，因那會弄痛她身上的每一根神經。

有一天晚上，她整夜在病房內大叫：「快來救我呀！我身上都是蟲子在咬我。」那晚剛好我值班，我走過去擁抱住她，起先她還會拒絕我，我知道她是怕我會受不了她身上的異味；但此刻，誰會在乎這些呢？因為她是那麼的恐懼。過了一會兒，病人較鎮靜下來後，我就跟她輕聲的談起往事。她告訴我，家裡面除了爸爸外，本來還有媽媽、姊姊和弟弟。因爸爸喜歡酗酒，回家就打媽媽，媽媽受不了這種挨打的日子，就帶弟弟改嫁了。我問她：「妳知道媽媽住那兒嗎？」她遲疑了一會兒低頭說：「知道。」我接著問：「妳想不想讓她來看妳？」她衝口而出：「想呀！……但她太忙了……」，我看到她眼中閃著淚光。我連忙轉移話題問她：「妳覺得妳爸爸怎麼樣？」她說：

「我覺得他很可憐！」我只覺喉頭髮緊，無法再問下去了。

沉默充斥了好一會兒，我才問她：「妳覺得自己長得怎麼樣？」她回答說：「妳看我現在這樣子，我覺得自己很醜。」我凝視著這張寬容、謙卑的臉孔說：「我覺得妳很勇敢又可愛。」病人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說：「真的?!」我肯定的說：「是的！因為妳歷經了這麼多痛苦的治療，都勇敢得撐過去，疼痛萬分也都忍了下來，又能處處為人著想。」她高興的抓住我的手說：「我覺得妳們大家都對我很好。」緊握的手，好似帶來一股暖流，注入我們彼此的心田。我問她：「喜歡唱歌嗎？」她點點頭。我說：「最喜歡唱那一首歌？」她回答道：「野地裡的一朵小白花。」我和她在病房裡輕聲的唱起來，病人臉上洋溢著快樂的神情。

由於病人身上強烈的異味，病房內的其他患者都跟她劃清界線，不敢接近她。那天和她在唱歌時，居然有一位患者的小女兒躲在門口注視著我們。第二天，我去病房時，就看到病人正在教那小女孩摺紙。二個人好開心！

之後，我離開了那地方，曾寄了一張卡片給她，感謝她讓我看到了寬恕的可貴。病房的護理長回了我一封信說：「病人在跟妳談過話後，至死亡前都不曾再喊過有蟲子在咬她，且死亡前很安祥，臉上的表情好像天使般。」

我常私下忖量著，她在一個缺乏親情關愛，又歷